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二十二回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 奉板輿慈親勸孝子

卻說浙江吏治，自從傅署院到任以來，竭力整頓，雖然不能有□二分起色，然而局面已為之一變。若從外面子看他，卻是真正的一個清官：照壁舊了也不彩畫；轅門倒了也不收拾；暖閣破了也不裱糊。首縣奉了他的命，不敢前來辦差。一個堂堂撫台衙門，竟弄得像破窰一樣：大堂底下，草長沒徑，無人剪除；馬糞堆了幾尺高，也無人打掃。人家都說碰到這位上司，自己不要辦差，又不准別人辦差，做首縣的應該大發財源。誰知外面花費雖無，裡面孝敬卻不能少，不過折成現的罷了。所以但就情形而論，只有比起從前儉朴了許多，不能不說是他的好處，至於要錢的風氣，卻還未能改除。俗語說的好：「千里為官只為財。」做書的人實實在在沒有瞧見真不要錢的人，所以也無從捏造了。（板輿：古代老人常用的一種板車，由人扛抬，後借指官吏迎養父母。）

閑話休題。且說署院自從到任至今，正是光陰似水，日月如梭，彈指間已過半載。朝廷因他居官清正，聲名尚好，就下了一道上諭，命他補授是缺。他出京的時候是一個三品京堂，如今半年之間，已做到封疆大吏，自然是感激天恩，力圖報稱，立刻具折謝恩。合屬官員得信之餘，一齊上院叩賀，不消細說。從此以後，他老人家更打起精神，勵精圖治。閑下來還要課小少爺讀書。他太太早已去世，小少爺是姨太太養的，年方一□二歲，居然開筆能做「破承」。傅撫院更是得意非凡。拿了一本「文法啟蒙」，天天講給小少爺聽。還說：「我們這種人家世受國恩，除了做八股考功名，將來報效國家，並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得。」他一家骨肉，只有親丁三口，並無別的拖累，所以他於做官課子之外，一無他事。今日天恩高厚，將他補授是缺，心中更為快樂。

一天，適當轅期，會客之後，回到上房吃飯。正想吃過飯考問兒子的功課。他一向吃飯，因為人少，都是姨太太陪著吃的。這日等了半天，姨太太竟未出來。他總以為姨太太另有別的事情，偶然遲到，不以為意，誰知等到吃完，姨太太始終不見。問問老媽，都不肯說話。後來又問兒子。畢竟兒子年輕嘴快，回稱：「我娘困在床上，從早上哭到此刻，還沒有梳頭。」傅撫院聽了詫異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只得又問兒子。旁邊伺候的老媽一齊做眉眼給少爺，叫他不要說。被傅撫院瞧見，罵了老媽兩句說：「你們偏會鬼鬼祟祟，有甚麼事情要瞞我？」一定追著兒子要問個明白。少爺無法，只得說道：「我亦不知道甚麼。今兒早上，門上湯二爺來說，有個媳婦長的很標致，還帶了一個孩子，說是來找爸爸的。我娘就為著這個生氣。」傅撫院一聽這話，心上老大吃驚，盤算了半天，一聲不響。歇了一會，問道：「現在這女人在那裡？」少爺道：「他要來，湯二爺叫把門的看好了門，不許他進來。我娘囑咐湯二爺，等他來的時候打他出去。」傅撫院著急道：「此刻到底這女人在那裡？」少爺道：「連我不知道。」老媽見主人發急，曉得事情瞞不住，只得回道：「這女人，據他自己說是北京下來的，現住在衙門西邊一小客棧裡。來了好兩天了。他說他認得老爺有靠□年光景，從前老爺許過他甚麼，他所以找了來的。」傅撫院道：「那裡有這回事！我也不認得什麼女人。」老媽道：「他是這們說呢，我們也不曉得。」傅撫院道：「我不問你這個，到底他到衙門裡來過沒有？」老媽道：「這個不知道。我們亦是聽見湯二爺說的。」傅撫院便吩咐：「叫湯升來，我問他。」原來這湯升是傅撫院的心腹門上。他家的規矩：凡老人家手裡用的人，兒子都不能直呼名字，所以少爺也稱他為湯二爺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姨太太前也是聽見丫頭們咕咕唧唧，說甚麼有個女人來找老爺。姨太太醋性是最大不過的，聽了生疑，便向丫頭追究。丫頭說是湯二爺說的。姨太太便把湯二爺叫上來，拷問此事。沒了大太太，姨太太便做了中官，當家人的那裡還有不巴結他的，便一五一□說了一遍。當時姨太太便氣的幾乎發厥。這時候傅撫院正在廳上會客，老媽們屢次三番要出來報信，因為會的是些正經客，恐怕不便，所以沒有敢回。等到傅撫院送客回來吃飯，姨太太肝厥已平下去了，只是還躺在床上不肯起來。傅撫院向兒子追問此事，以及傳喚湯二爺，他都聽在耳朵裡，裝做不聽見，不作聲，看他們怎樣。

停了一刻，湯升穿了長褂子上來。傅撫院正要問他，一想守著多少人，說出來不便，便起身要帶湯升到簽押房裡去盤問。剛剛走到廊檐底下，已經被姨太太聽見，直著嗓子大喊起來，又像拿頭在板壁上碰的蓬蓬冬冬的響。傅撫院一聽聲音不對，立刻縮住了腳。再一細聽，姨太太已經放聲大哭起來，說甚麼：「老不死的！面子上假正經，倒會在外頭騙人家的女人，還養了雜種的兒子！你們帶聲信給那老不死的：他要去會那不要臉的婊子，叫他先拿繩子來勒死我，再去拿八抬轎抬那婊子進來！」一面罵，一面又問少爺在那裡。先是少爺聽見娘生氣，丟掉飯碗，早已溜在後院去了。好容易被丫頭、老婆子找著，一齊說：「我的小祖宗，你快上去罷！姨太太要同老爺拚命，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！」小少爺起先還不肯去，後來被丫頭、老婆子連哄帶騙的，才騙到上房。他娘一看見了他，就下死的打了兩拳頭。手裡打的兒子，嘴裡卻罵的老爺，說：「我們娘兒倆今兒一齊死給他看！替他拔去眼中釘，肉中刺，好等他們來過現成日子！橫豎你老子有了那個雜種，也可以不要你了！」說著，又叫：「拿繩子來，我先勒死了你，我再死！」兒子捱了兩拳頭，早已哇的哭了。

傅撫院本來站在廊檐底下的，後來聽見姨太太要找少爺，知道事情鬧大了，只得回轉上房，到套間裡，在靠窗一張椅子上坐下嘆氣。姨太太也不睬他。後來看見小婆打兒子，又要勒死兒子，他老人家也動了真氣，便氣憤憤站起來說道：「兒子是我養的。你們做妾婦的人不懂得道理，好歹有我管教，你須打他不得！」姨太太一聽這話，格外生氣，便使勁唾了傅撫院一口道：「你說兒子是你養的，難道不是我□月懷胎懷出來的？我是他的娘，我就可以打得他！」說著，須手又打了兒子幾巴掌。兒子又哭又跳。傅撫院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們這種詩禮人家，一個做小老婆的都要如此顛狂起來，還了得！」姨太太道：「小老婆不是人？」傅撫院道：「人家縱容小老婆，把小老婆頂在頭上，我這個老爺不比別人，我要照我的家教。從前老太爺臨終的時候有過遺囑的，不好我就要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姨太太逼著問道：「你要怎麼樣？」傅撫院又縮住了嘴，不肯說出來。姨太太道：「開口老太爺遺囑，閉口老太爺遺囑，難道你在外頭相與那不成器的女人，也是老太爺的遺囑上有的嗎！既然家教好，從前就不該應同那臭婊子來往！也不曉得姓張的、姓王的養了雜種，一定要拉到自己身上。」傅撫院被他頂的無話說，連連冷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他這話說的奇怪不奇怪！來的女人是個什麼人也沒有問個明白，一定要栽在我身上。等弄明白了，再同我鬧也不遲。」

姨太太正要說，人報「表太太來了」。傅撫院立刻起身迎了出去，朝著進來的老婦人叫了一聲「表嫂」，連說：「豈有此理！……請表嫂開導開導他。表嫂在這裡吃了晚飯去；我有公事，不能陪了。」原來傅撫院請的帳房就是他的表兄，這表太太便是表兄的家小。傅撫院因為自己人少，就叫表兄、表嫂一齊住在衙門內，樂得有個照應。這天家人、丫頭們看見姨太太同老爺嘔氣，就連忙的送信給表太太，請他過來勸解勸解。傅撫院此時心挂兩頭，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，一見表嫂到來，便借此為由，推頭有公事，到外邊去了。

湯升一直站在廊檐底下伺候著，看見老爺出來，亦就跟了出來，一走走進簽押房，傅撫院坐著，湯升站著。傅撫院問湯升道：「那女人是幾時來的？共總來過幾次？現在住在那裡？他來是個甚麼意思？」湯升回道：「這女人來了整整有五六天了，住在衙門西邊一小客棧裡。來的那一天，先叫人來找小的，小的沒有去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就同了孩子一齊跑了來。把門的沒有叫他進來，送個信給小的。小的趕出去一看，那婦人倒也穿的乾乾淨淨，小孩子看上去有七八歲光景，倒生的肥頭大耳。」傅撫院道：「我不問你這個，問他到這裡是個甚麼意思？」湯升湊前一步，低聲回道：「小的出去見了他，就問他來幹甚麼的。他說八年前就同老爺在京裡認識，後來有了肚子。沒有養，老爺曾經有過話給他，說將來無論生男生女，連大人孩子都是老爺的。但是家裡不便張揚，將來只好住在外頭。後來□月臨盆，果然養了個兒子，就是現在帶來的那個孩子了。」

傅撫院道：「既然孩子是我養的，我又有過話，他為甚麼一養之後不來找我，要到這七八年呢？」湯升道：「小的何嘗不是如此說。況且這七八年老爺一直在京裡，又沒有出門，為什麼不來找呢？」傅撫院道：「是啊。他怎麼說？」湯升道：「他說他還沒

有養，他娘就把他帶到天津衛，孩子是在天津衛養的。養過孩子之後，一直想守著老爺；老鴛不肯，一定要他做生意。頂到大前年才贖的身。因為手裡沒有錢，又在天津衛做了兩年生意。今年二月上京，意思就想找老爺。不料老爺已放了外任，他所以趕了來的。」傅撫院聽了，皺皺眉頭，又搖搖頭，半晌不說話。歇了一回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他在天津贖身，是那個化的錢？他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裡？」湯升道：「在窩子裡做生意，怕少了冤桶化錢。老爺是一省巡撫，能夠瞞得了人嗎？」傅撫院道：「你不要聽他胡說。我也不認得這種人。你去嚇嚇他，如果再來，我就要拿他發到首縣裡重辦，立刻打他的遞解。」湯升道：「這些話小的都說過了。他自從來過一次之後，以後天天晚上坐在二門外頭，頂到關宅門才走。頭三天還講情理，說他此來並不要老爺為難，只要老爺出去會他一面，給他一個下落，他就走的。而且不要老爺難為錢，他出去做做生意，自己還可以過得。他還說這七八年沒見老爺寄過一個錢，他亦過到如今了，兒子亦這們大了。大家有情義，何必叫老爺一時為難呢。但是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，將來總得有個著落，不能不說說明白。」

（冤桶：常受欺騙的人。）

傅撫院道：「越發胡說了！再怎麼說，打他兩個耳刮子。」湯升道：「小的亦是這怎麼說，叫他把嘴裡放乾淨些。那知他不服，就同小的拌嘴。到昨天晚上，越發鬧的凶，一定要進來。幸虧被把門的攔著，沒有被他闖進宅門。齊巧丫頭們出來有事情，看見這個樣子，進去對姨太太說了。小的就曉得被他們瞧見不得，起先還攔他們不要說，怕的是開口舌是非。他們不聽，今兒果然幾乎鬧出事來。」傅撫院說：「我家裡的事情還鬧不了，那裡又跑出來這個女人。你叫人去同他說，叫他放明白些，快些離開杭州，如果再在這裡纏不清，將來送他到縣裡去，他可沒有便宜的。」

傅撫院把話說完，湯升雖然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卻是站著不走。傅撫院問他：「還站在這裡做甚麼？」湯升回道：「老爺明鑒：那女人實在利害得很，說出來的話，句句斬釘截鐵。起先小的有些話不敢回老爺，現在卻不能不回明一聲，好商量想個法子對付他。」傅撫院道：「奇怪，你倒怕起他來了？」湯升道：「小的不是怕他，怕的是這種女人。他既然潑出來趕到這裡，他還顧甚麼臉面。生怕被他張揚出去，外頭的名聲不好聽。」傅撫院道：「送到縣裡去，打他的嘴巴，辦他的遞解就是了。」湯升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：這結話小的都同他講過了。他非但不怕，而且笑嘻嘻的說：『你們不去替我回，你家老爺再不出來會我，我為他守了這許多年，吃了多少苦，真正有冤沒處伸，我可要到錢塘縣裡去告了。』」傅撫院道：「告那個？」湯升道：「小的也不曉得告的是那個。」傅撫院道：「等他告呢，我看錢塘縣有多大的膽量，敢收他的呈子！」湯升道：「小的亦是怎麼想。後來他亦料到這一層，他說縣裡不准到府裡，府裡不准到道裡，道裡不准到司裡。杭州打不贏官司，索性趕到北京告御狀。」

傅撫院聽了這話，氣的鬍子一根根筆直，連連說道：「好個潑辣的女人！……湯升，你可曉得老爺是講理學的人，凡事有則有，無則無，從不作欺人之談的。這女人還是那年我們中國同西洋打仗，京裡信息不好，家眷在裡頭住著不放心，一齊搬了回去，是國子監孫老爺高興，約我出去吃過幾回酒，就此認得了他。後來他有了身孕，一定栽在我身上，說是我的。當初我想兒子的事，多一個好一個，因此就答應了下來。誰知後來我有事情出京，等到回去不上兩個月，再去訪訪，已經找不著了。當時我一直記挂他，不知所生的是男是女。倘若是個女兒呢，落在他們門頭人家，將來長大之後，無非還做老本行，那如何使得呢。所以我今天聽說是個男孩子，我這條心已放了一大半，好歹由他去，不與我相干。不是我心狠，肯把兒子流落在外頭，你瞧我家裡鬧的這個樣子，以後有得是飢荒！況且這女人也不是個好惹的。我如今多一事不如省一事，謝謝罷，我不敢請教了！」

湯升道：「既然老爺不收留他，或者想個什麼法子打發他走。不要被他天天上門，弄得外頭名聲不好聽，裡頭姨太太曉得了，還要嘔氣。」傅撫院道：「你這人好糊涂！你把他送到錢塘縣去，叫陸大老爺安放他，不就結了嗎。」湯升道：「一到首縣，外頭就一齊知道了。」傅撫院道：「陸某人不比別人，我的事情他一定出力的。他這些本事很大，等他去連騙帶嚇，再給上幾個錢，還有大不了的事。」湯升道：「橫豎是要給他錢他才肯走路。小的出去就同他講，有了錢，他自然會走，何必又要發縣，多一周折呢？」傅撫院發急道：「你這個人好糊涂！錢雖是一樣給他，你為什麼定要老爺自己掏腰，你才高興？」湯升至此，方才明白老爺的意思，這筆錢是要首縣替他出，他自己不肯掏腰的緣故，只得一聲不響，退了下來。

剛走到門房裡，三小子來回道：「大爺，那個女人又來了。」湯升搖了一搖頭，說道：「自己做的事卻要別人出錢替他了，通天地上那有這樣便宜事情！說不得，吃了他的飯，只好苦著這副老臉去替他幹，還有甚麼說的！」一面自言自語，一面走出門房，到了宅門外頭。那女人正在那裡，一手拉著孩子，一手指著把門的罵呢。那女人穿的是淺藍竹布褂，底下扎著腿，外面加了一條元色裙子，頭上戴著金簪子，金耳圈，卻也梳的是圓頭。瘦伶伶的臉，爆眼睛，長眉毛，一根鼻梁筆直，不過有點翹嘴唇。雖然不施脂粉，皮膚倒也雪雪白。手上戴了一副絞絲銀鐲子，一對金蓮，叫大不大，叫小不小，穿著印花布的紅鞋。只因他來過幾次都是晚上，所以湯升未曾看得清楚，今番是白天，特地看了一個飽。至於他那個兒子，雖然肥頭大耳，卻甚聰明伶俐，叫他喊湯升大爺，他聽說話，就喊他為大爺。這時候因為女人要進來，把門的不准他進來，嘴裡還不乾不淨的亂說，所以女人動了氣，拿手指著他罵。齊巧被湯升看見，呵斥了把門的兩句。因為白天在宅門外頭，倘或被人看見不雅，就讓女人到門房裡坐，叫三小子泡茶讓女人喝，又叫買點心給孩子吃。張羅了半天，方才坐定。女人問道：「我的事情怎麼樣了？托了你湯大爺，料想總替我回過的了？我也不想賴到這裡，在這裡多住一天，多一天澆裏。說明白了，也好早些打發我們走。我不是那不開眼的人，銀子元寶再多些都見過，只要他會我一面，說掉兩句，我立刻就走。不走不是人！他若是不會我，叫他寫張字據給我也使得。他做大官大府的人，三妻四妾，不能保住他不討。他給我一張字，將來我也好留著做個憑據。」湯升道：「這些話都不用說了，倒是你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，告訴我們，替你想個法子，打發你動身是正經。這些話都是白說的。」女人道：「我不稀罕錢，我只要同他見一面，他一天不見我，我一天不走！」後來被湯升好騙歹騙，好說歹說，女人方才應允，笑著說道：「送我到錢塘縣我是不怕的。但是我既然同他要好，我為甚麼一定要鬧到錢塘縣去，出他的壞名聲呢。現在是你出來打圓場，我決不敵他的竹杠，只要他把從前七八年的用度算還不了我，另外再找補我幾吊銀子，我也是個爽快人，說一句，是一句，無論窮到討飯，也決計不來累他，湯大爺，你是明白人，你老爺不肯寫憑據給我，卻要我同他一刀兩斷，自己評評良心，這一點子是不好再少的了。」

（澆裏：開支。）

湯升聽了他話，又是喜，又是愁：喜的是女人肯走，愁的是數目太大，老爺自己又不肯往外拿，卻要叫我同錢塘縣陸大老爺商量，得知人家肯與不肯呢？想了一會，總覺數目太大，再三的磋磨，好容易講明白，一共六千銀子。女人在門房裡坐等。湯升想來想去，總不便向首縣開口，只得又上去回老爺。其時傅撫院正在上房裡同姨太太講和。傅撫院同姨太太說道：「那個混帳女人已經送到首縣裡去了，叫他連夜辦遞解，大約明天就離杭州了。」姨太太聽了方才無話。湯升上來一見這個樣子，不便說甚麼，只好回了兩件別的公事，支吾過去，卻出去在簽押房裡等候。傅撫院會意，便亦踱了出來，劈口便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湯升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，又回道：「這女人很講情理，似乎不便拿他發縣。請老爺的示，這筆銀子怎麼說？據小的意思，還是早把他打發走的乾淨。」傅撫院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六千數目總太大。」湯升道：「像這樣的事，從前那位大人也有過的，聽說化到頭兩萬事情才了。」傅撫院聽說，半天不言語，意思總不肯自己掏腰。

湯升情急智生，忽然想出一條主意，道：「外頭有個人想求老爺密保他一下，為的老爺不要錢，他不敢來送。等小的透個風給他，把這事承當了去。橫豎只做一次，也累不到老爺的清名。就是將來外面有點風聲，好在這錢不是老爺自己得的，自可以問心無愧。」傅撫院道：「是啊。只要這錢不是我拿的，隨你們去做就是了。但是也只好問人家要六千，多要一個便是欺人，欺人自欺，那裡斷斷不可！」湯升聽了這話，心上要笑又不敢笑，只得答應著退下。不到三天把事辦妥，女人離了杭州。湯升亦賺著不少。

那個想保舉的人，你說是誰？就是本省的糧道。他同湯升說明，想中丞給他一個密保，他肯出這筆銀子。中丞應允，他就立刻墊了出來。且說這糧道姓賈字筱芝，是個孝廉方正出身，由知縣直爬到道員。生平長於逢迎，一舉一動，甚合傅撫院的脾氣。新近

又有此一功，因此傳撫院就保了他一本。適遇河南臬司出缺，朝廷就升他為河南按察使。辭別同寅，北上請訓，都不用細述。

孝廉方正：是清代科舉制度中的一項規定一凡品行端正並有孝行的，可由地方長官保舉、考察後，任用為州、縣、教職等官職。

單說他此次本是奉了老太太，同了家眷一塊兒去的。將到省城時候，有天落了店，他便上去同老太太商量道：「再走三天，就要到省城了。請老太太把從前兒子到浙江糧道上任的時候，教訓兒子的話，拿出來操演操演。倘若有忘記的，兒子好告訴老太太，省得臨時說不出口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那些話我都記得。」

賈臬台便從下一站打尖為始，約摸離著店還有頭二裡路，一定叫轎夫趕到前頭，在店門外下轎，站立街旁。有些地方官來接差的，也只好陪他站著。老遠的望見老太太轎子的影子，他早已跪下了。等到轎子到了跟前，他還要嘴裡報一句「兒子某人，接老太太的慈駕」，老太太在轎子裡點一點頭，他方從地上爬了起來，扶著轎杠，慢慢的扶進店門。老太太在轎子裡吩咐道：「你現在是朝廷的三品大員了，一省刑名，都歸你管。你須得忠心辦事，報效朝廷，不要辜負我這一番教訓。」賈臬台聽到這裡，一定要回過身來，臉朝轎門，答應一聲「是」，再說一句「兒子謹遵老太太的教訓」。說話間，老太太下轎，他趕著自己上來，攙扶著老太太進屋，又張羅了一番，然後出來會客。惹得接差的官員，看熱鬧的百姓一齊都說：「這位大人真正是個孝子咧！」誰知他早上打尖是如此，晚上住店亦是如此，到了出店的時候，一定還要跪送。所有沿途地方官止見得一遭，覺得稀奇；倒是省裡派出接他老人家的差官，一路看了幾天，甚為詫異，私底下同人講道：「大人每天幾次跪著接老太太，乃是他的禮信得如此。何以老太太教訓他的話，顛來倒去，總是這兩句，從來沒有換過，是個甚麼緣故？」大眾聽了他言，一想果然不錯。

到了第三天，將到開封，這天更把他忙的了不得：早上從店裡出來送一次，打尖迎一次，打尖完又送一次，離城五裡，又下來稟安一次。頂到城門，合省官員出城接他的，除照例儀注行過後，他便一直扶了老太太的轎子，從城外走到城裡，頂到行轅門口，又下來跪一次。一路上老太太又吩咐了許多話，忙得不時躬身稱是。等到安頓了老太太，方才出來稟見中丞。大家曉得他是個孝子，都拿他□分敬重。

等到接印的那一天，他自己望闕謝恩，拜過印，磕過頭還不算，一定還要到裡頭請老太太出來行禮。老太太穿了補褂，由兩個管家拿竹椅子從裡頭抬了出來。賈臬台親自攙老太太下來行禮。老太太磕頭的時候，他亦跪在老太太身後，等老太太行完了禮，他才跟著起來，躬身向老太太說道：「兒子蒙皇上天恩，補授河南按察使。今兒是接印的頭一天，凡百事情，總得求老太太教訓。」老太太正待坐下說話，忽然一口痰涌了上來，咳個不了，急的賈臬台忙把老太太攙扶坐下，自己拿拳頭替老太太捶背。管家們又端上茶來。老太太坐了一回，好容易不咳了，少停又哇的吐了一口痰，但是覺得頭昏眼花，有些坐不住。一眾官員齊說：「老太太年紀大了，不可勞動，還是拿椅子抬到上房歇息的好。」老太太也曉得自己撐持不住，只得由人拿他送了進去。賈臬台跟到上房，又張羅了半天，方才出來，把照例文章做過，上院拜客，不用細述。

且說他自從到任之後，事必親理，輕易不肯假手於人。凡遇外府州、縣上來的案件，須臾臬司過堂的，他一定要親自提審。見了犯人的面，劈口先問：「你有冤枉沒有？」碰著老實的犯人，不敢說冤枉，依著口供順過一遍，自無話說。倘若是個狡猾的，板子打著，夾棍夾著，還要滿嘴的喊冤枉。做州、縣的好容易把他審實了，定成罪名，疊成案卷，解到司裡過堂；被這位大人輕輕的挑上一句，就是不冤枉，那犯人也樂得借此可以遷延時日。賈臬台一見犯人呼冤，便立刻將此案停審，行文到本縣，傳齊一干原告、見證，提省再問。他說這都是老太太的教訓。老太太說：「人命關天，不可草率。倘若冤屈了一個人，那人死後見了閻王，一定要討命的。」賈臬台最怕的是冤鬼來討命，所以聽了老太太的教訓，特地分外謹慎。無奈各州、縣解上來的犯人，□個裡頭倒有九個喊冤枉。賈臬台沒法，只得一面將犯人收監，一面行文各州、縣去。不到一月，司裡、府裡、縣裡三處監牢，都已填滿。重新提審的案件，一百起當中，倒有九□九起不能斷結。各處提來的尸親、苦主、見證、鄰右，省城裡大小各店，亦都住的實實空空。有些帶的盤纏不足，等的日子又久了，當光賣絕，不能回家的，亦所在皆是。

老太太又看過小書，提起從前有個甚麼包大人、施大人，每每自己出外私訪，好替百姓伸冤。賈臬台聽在肚裡，亦不時換了便服，溜出衙門，在大街小巷各處察聽。歇了半年，有天晚上，獨自一個出來，走了一回，覺得有點吃力。忽見路旁有個相面先生，一張桌子，一張椅子，那相士獨自坐在燈光底下看書，旁邊擺著幾張板凳，原是預備人來坐的。賈臬台走的乏了，一看有現成板凳，便一屁股坐下。相士趕著招呼，以為是來相面的了。賈臬台道：「不敢勞動，我是因為走乏了歇歇腳的。」相士一見沒有生意，仍舊看他的書，不來理會。賈臬台坐了一會，便搭訕著問道：「先生貴府那裡？一天到晚在這裡生意可好？家裡還有甚麼人？」

相士見問，方把賈臬台看了兩眼，嘆了一口氣，順手拿書往桌上一擦，說道：「客人不要提起，提起來恨的我要三天三夜睡不著覺！」賈臬台聽了詫異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相士道：「我是陳州府人。客人，你想想陳州到省裡是幾天的路程！我家裡雖不算得有錢，日子也狠好過得。五年前，還是趙大人歲考的那一年，在下在他手裡僥幸進了個學。每年坐坐館，也有二□幾吊錢的束修。誰知去年隔壁鄰舍打死了人。地保、鄉約，上上下下，趕著有辮子的抓，因此硬拖我出來做干證。本縣做做也罷了，然而已經害掉我幾□吊錢。後來又碰著這個無殺的臬台，真正混帳王八蛋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一門星散！」賈臬台聽到這裡，陡吃一驚，又問道：「是那個臬台？還是前任的，還是現在的？」相士道：「就是現在姓賈的這個雜種了！」

賈臬台一聽當面罵他，心上拍篤一跳，要發作又不好發作，只得忍著氣問他道：「你好好的在家裡，怎麼會到省城來呢？」相士道：「因為姓賈的這雜種，面子上說要做好官，其實暗地裡想人家的錢。無論甚麼案件，縣裡口供已經招了的，到他手裡，一定要挑唆犯人翻供，他好行文到本縣，把原告、鄰舍、干證，一齊提到；提了來，又不立時斷結，把這些人攔在省裡。省裡澆裏很大，如何支持得住！雜種一天不問，這些人一天不能走。就以我們這一案而論，還是五個月前頭提了來的，一攔攔到如今。他這樣的狗官真正是害人！我想這人一定不得好死，將來還要絕子絕孫哩！」賈臬台聽了他話，氣的頓口無言。歇了一歇，就道：「你不要看輕這位臬台大人，人家都說他是孝子哩。」相士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們說他是孝子，你可知道他這孝子是假的呢！」賈臬台欲問究竟，相士道：「等他絕子絕孫之後，他祖宗的香煙都要斷了，還充那一門子孝子！」賈臬台見他愈罵愈毒，不好發作甚麼，只得忍著氣走開，仍舊獨自一人踱入衙內而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